

中级佛学教本



第廿二、廿三、廿四课综合指要

1. 佛生于印度，其经教流传中国，必须经过一运一译，方成国文本，呈现于东方人士的眼廉，说到运，陆路则流沙千里，峻岭万重，水路则洋海无边；风涛险恶，这是一难。说到译，必须梵华兼通，佛理条达，复肯牺牲其毕生精力，于笔砚之间，然后乃能成办，这又是一难。一部佛经，有时经过好几次运，好几人译，前仆后继，然后乃成完整的法宝，华严、大宝积、大涅槃、大方等大集经等皆是。尤其楞严经是印度国宝，不许外传，关吏对出境人，搜查至严，乃另抄小字本，用蜡裹好，割开骨肉，存在肉内，俟平复后，方得出境。到中国时，再割开肉，取出翻译，似此壮烈牺牲的精神，闻之使人流涕。吾人今日，闲坐几案前，展卷阅读，即此一点因缘，若不是前生种大善因，恐无福消受也。学者当追念前人艰苦，三藏典籍，得来不易，应珍惜时光，勿令空过。读开经偈曰：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」真令人涕泗纵横，感恩图报。
2. 我国学人，往印度取经，不知牺牲了多少人，佛菩萨有大威力，既欲大教流行中土，何不庇护这一班取经人？而乃任其客死道途，妨碍取经大业一节。须知一切法不离因果，有决定的果，亦有不决定的果，不决定者，可以改变，决定者则无法改变。昔有恶王，欲灭释种，目犍连曾请释尊营救，未蒙许可。由是尊者乃显神通，将五百释种，置钵盂内，寄存梵天，事平往视，则皆化为血水，可知定业虽佛亦不能救。至于释尊受马麦之灾，僧肇遭杀头之祸，安世高赴会稽之难，善导登树杪而仆，梁武被困台城，玄奘临终受苦，此皆定业不易转的明证。亦可以解释为：今之善因未熟先世的恶果先熟，故终受苦报，然今之善因，其乐果则在后世，终不至于无报也。
3. 将藏经译为语体文一事，现当从缓，为的是：文字尚在演变中，未成定局，倘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它译成语文之后，万一文字竟改为用字母拼音，岂不是全功尽弃。现时小学生所读之书，字旁皆附有注音字母，若干年后，可能废文字而单留拼音，故经文语译一事，当从缓办也。
4. 密教的经，也讲义理，其理与显教相同，但学之者，多尚坛仪及咒语，而弃教义，流弊所及，遂使理路荒芜，这实在是不对，所以学密者，仍应研教。密宗的倡始者龙树菩萨，他读过华严经，造过诸论，称为八宗祖师，则其博通教义可知。以理言之，通教的密，方得恢宏自在之用，教理未达者终逊一筹怯。
5. 听说历朝政府，皆视大藏经为国宝，全国并没有几部，大佛寺如要请一部，须经过申请批准才赐给，一路迁须派专员押运，用鼓乐吹送，上覆以黄绫，进寺时僧众皆须排队跪接，典礼极为隆重。又闻为了避免天灾兵燹等事，毁坏法宝起见，分全国为东南西北中五区，供养大藏经五部，其地点常为杭州、广州、西安或四川、北平、河南或湖北五区，以示郑重，未知确否？今时影印术发达，仅台湾一岛，或有数百部，论眼福，确比前人大，然而我到各佛教机关，看见他们所供的大藏经，自一部乃至两三部皆有，类皆沦为装饰品，似乎很少有人借看，这实在是很罪过的事。理应立好的

章程，辟出看经场所，派人专司其事，或就地看，或外借看，皆尽量与人便利，以资鼓励。务使学者有机会读，有机会悟，乃至有机会依之而修，才算发挥了三藏的大用。最坏的举措，就是自不能读，而又不肯借给别人读，成为有经不会读，会读又没有经，使法宝成为骨董字画，专无陈列用，真是罪过。

6. 译师多菩萨乘愿化身，在释尊法运中，担任译经事业，所以也不是偶然的事。据说鸠摩罗什是七佛译经师，那么，自毗婆尸佛至释迦牟尼佛，每一次大法东来，皆曾主持译事。吾人读「远什大乘要义问答」，观其答覆远公各问题，即知其德学内涵，义理精绝，俨然一大菩萨，然则其大名与三藏并寿，实足当之无愧。其他译师，如竺法护、佛陀跋陀罗、佛陀舍耶、真谛、菩提流支、玄奘、实叉难陀、义净、乃至开元三大士，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不可等闲视之。
7. 佛经之译成外国文字，流传到欧美各国者，至今还是偏于小乘部及卷数少者，至于大乘说较深的义理，及百数十卷一部的经论，则皆尚未译成外国文，根本也无人从事此种工作。闻二次大战后，美国人曾在日本，请去大藏经，及佛学专家多人到彼国，谅必是从事翻译，若果如此，则是大好消息。此辈若不通英文，亦不妨事，只须经义用日语述与传译人，再由传译人翻为英语即可，不过，英文中如有讹误，则不能直接加以纠正耳。民元时，闽人林纾，曾以翻译外国小说驰名，然其人不识英文，故常与陈家麟氏合译。先由陈述出语意，再由林写成中文，亦居然成为名家。译经如缺乏兼通中英文，及佛学之人，亦可以此法行之。
8. 古译经仪式，虽各译经师略有不同，然极为郑重，则彼此皆同。今略述宋太宗时，天息灾译经坛场仪式于下，以见一斑：于东堂面向西布坛，坛有四门，各以一梵僧主之，先念密咒七昼夜，供佛菩萨名字，环为轮状，名大法曼荼罗，然后沐佛，供以香花灯烛肴果，礼拜旋绕，祈请加被，以祛魔障。第一「译主」正坐面外，宣读梵文，第二「证义」坐其左，与译主评量梵文，第三「证文」坐其右，听译主高读梵文，以验差误，第四「书字」梵学僧，审听梵文，依梵音书成华字，「如素恒览，第五「笔受」翻梵音成华名，如再翻「素恒览」为经，第六「缀文」四缀文字，使成句义，第七「参译」参考两土文字，校对正确使无误，第八「刊定」削其繁冗，定取句义，第九「润文」于僧众南向设位，参详润色。僧众日日沐浴，三衣坐具，威仪整肃，所需物资，皆政府供给。观此可知译经一事，是若何尊严慎重，亦以见国家崇尚圣道，坐致太平，与徽宗排佛，遂有靖康之难，成一强烈对照，令人嗟叹不已。